

——鹅也有黄色的吗？
——似乎没有。

以上是两人读杨万里诗歌《鹅儿黄似酒》之后的对话。

野水浮天碧，鹅儿弄日黄。
傍人殊秀色，以酒更风光。
破壳双翎嫩，眠沙百草香。
却将金郁畅，试比菊衣裳。
未悖山阴墨，先娱锦里觞。
沧波兼风沼，莫遣后鹅鹄。

诗句堪称精妙，这是诸多杨万里的诗中我最喜欢的一首。

鹅当然有黄色的。这要从鹅被孵化出来说起。早些年在乡间那些刚刚孵或买回来的小小鹅，黄嫩嫩的，异常可爱，鹅的绒毛，似新烧出来的酒头。故而，诗人也说：鹅儿黄似酒。

似乎有一种颜色就叫鹅黄色。

实因古人的观察力之细之专，才能抓取鹅黄色到底是什么颜色。

鹅小，一团喜气，不善鸣。嘴的黄，似乎是从太阳上扯下来的两片云气，真是耀眼明。鹅什么时候善鸣呢？羽毛由黄转成了白色，体格也大出许多，也经过了一段变声期，此时，唯有嘴巴和脚掌呈现出黄橙色之外，通体雪白，是为大白鹅，可以萧萧而鸣。

大白鹅是王羲之的最爱，一身圣白如雪，君子所好。王羲之是君子吗？这话还用问？且看一个故事——

“王羲之性爱鹅。会稽有孤居姥，养一鹅善鸣，求市未能得，遂携亲友命驾就观。姥闻羲之将至，烹以待之，羲之叹息弥日。”

诗人皆知羲之爱鹅，爱的却是活生生的鹅，而非“铁锅炖大鹅”。在王羲之看来，啖鹅，是暴殄天物。

鄙人早年间乡居时也养鹅。鹅是看家的一把好手。乡间的篱笆院，逢有生人靠近，鹅鸣不止，若是生人非要强行进入院子，对不

天地行水，人间铺桥。

水波柔媚的水乡，有玲珑婉约的桥。摇橹“嘎吱嘎吱”桥下过，路人“踢踏踢踏”桥上行。河的两旁是灯火，桥的上下是烟火。一河、一桥、一舟、一灯，亦有一人，便可演一出水乡风情，唱一曲人间风月。

沈从文说：“我行过许多地方的桥，看过许多次数的云，喝过许多种类的酒，却只爱过一个正当最好年龄的人。”这其中定然少不了水乡的桥。二十岁的沈从文倚在茶峒古镇古老的桥栏上张望，看云，喝酒，等候爱的人。

似水的年华，似水流，绕不过《似水年华》里的桥。文和英一起走过了乌镇的七座桥，最终发觉只是走在逢源双桥。不同的走向终究只能让心相印的人擦肩而过，渐行渐远。水乡每多一个故事，故事主人的心里就多了一座古老的桥。

水乡的桥，藏着故事。

山明水净的徽州，有高低错落的桥。江河哗啦啦地奔流，峰峦滴溜溜地打转，舟船急



鹅白鹅黄

李丹崖



烟雨人家 汪丽娟 摄

住，鹅会飞身上嘴，去啄你，去拧你，若是夏日，衣衫单薄，你势必伤痕累累，满是鹅的“吻痕”。

鹅的额头亦鼓囊囊的，像是年画中的寿星，样貌高古。鹅的头颅似乎总是高昂着，清高至极，也像是魏晋时期那些翻青白眼的人。鹅会翻青白眼吗？似乎不能，反正我是没看到，鹅的眼睛极小，绿豆子一般大小，翻了青白眼你也看不见。但是，通体的白，似乎又全是他的眼睛，白眼看你，炫白一团，让你不得不觉得他的高傲和圣洁。

再次回到杨万里的句子：鹅儿黄似酒。怎会有如此温柔的句子呢？

如此精妙的句子，让人觉得杨万里简直惊为天人。把“鹅儿”和

“酒”联系在一起，也堪称神来之笔，杨万里所说的酒，应该是一种类似黄酒的金华酒。

什么是金华酒？不能顾名思义，认为就是浙江金华产的酒。

《金瓶梅》里动辄就有人喝金华酒，无论男女，口渴之时，或者是有个小的感冒发烧，就要吃上一碗。故而，此酒一定不是我们现如今所饮的蒸馏白酒，而是一种酒精度极低，味道也稍甜的酒。

金华酒在袁枚所著的《随园食单》里也有记载：“金华酒，有绍兴酒之清，无其涩。有女贞之甜，无其俗。亦以陈者为佳，盖金华一路水清之故也。”由此观之，金华酒也不是绍兴酒，甚至要比绍兴黄酒还

要清爽一些。

还有一种说法，认为这种鹅黄色的酒，就是“鹅黄酒”。鹅黄酒，也流传于唐宋时期。主要是高粱为原料，辅以玉米和小麦，这种酒经过精酿和窖藏，也呈鹅黄色，喝起来，醇和甘甜，酒体似金菊，喝起来，不上头，醒酒也快，足见，是好酒。白居易很爱此酒，也有诗歌赞曰：“炉烟凝麝气，酒色注鹅黄。”“荔枝新熟鸡冠色，烧酒初开琥珀香。”……

翻开唐诗宋词，酒与鹅黄相搭配的何其多。

杜甫《舟前小鹅儿》诗：“鹅儿黄似酒，对酒爱鹅黄。”陆游《八月九日晚赋》诗：“从今觅醉其当勉，酒似鹅儿破壳黄。”刘克庄《贺新郎·再用约字》词：“已被色香撩病思，尽鹅儿，酒美无多酌。”……鹅黄酒的画面感，鹅黄酒的季节感，鹅黄酒的诱惑力，在唐诗宋词中，人一叶叶小舟，从文字的海洋里向我们划来，也透过字纸，在我们的想象空间里萦绕。

鹅也，酒也，微醺也，陶醉也。

对了，前几日下班回家，路遇一餐馆，匾额上写：醉鹅。

问曰，怎么个醉法？答曰：以老白干烧之。

顿时想起王羲之，若他健在，此“醉鹅”一定会被他骂成是“罪恶”吧。其实，关于羲之爱鹅，还有续篇——王羲之为了不让人吃鹅，约定，凡原本要宰杀白鹅而食者，不杀相赠予羲之，可换他一字。这段往事，甚为风雅。

换作现在，开鹅餐馆的老板得王羲之一字，还开餐厅做个鸟甚？

再退一步说，人人都拿鹅来换羲之字，先生的字也或许卖不了太高价钱了，只是悲悯心和普世价值高了而已。如此，也不失为一场美谈。

秋水。晚归的人如归巢的鸟，叽叽喳喳撞碎了风，撞乱了炊烟，红彤彤的脸上泛起油亮的光彩。

我还在蒙蒙亮的清晨，赶着去听“嘎吱嘎吱”的菜担子声和“嗨哟嗨哟”的号子声。桥下传来了“啪啪啪”的动听音符，外婆抡圆了棒槌，惊动了婀娜的江雾。它一个旋舞，掀开了老大桥的纱帐，一只扁舟从桥洞里钻了出来，竹篙轻盈地点开一圈圈涟漪，往江心而去，倏忽不见。

老大桥对扬州的断肠春色念念不忘，终归狠下心跟随一场肆虐无忌的山洪，去了烟花三月的广陵城寻梦。小城刹那泪雨滂沱。待到水清峦翠重焕新生，纵然有着风姿巍峨的身段，却仍是小城人口中心里的“老”大桥。

再去老大桥，我总要拍一拍麻石，会不会是从前的身骨？看一看江流，还是不是年少的清波？

故乡的桥，留着童真，吐着烟火，长着乡愁。

人到中年，发觉心里竟然有了各色各样古老的桥。最不经意的事，是一次又一次悄然登上心里的桥。拾起朦胧的童真，寒暄久远的别离，笑对刻骨的故事……再揣起半生的烟火，挽着光阴轻轻缓缓地走。

一个人，心里要有座古老的桥。精疲力竭的时候，可以看看景，可以歇歇脚，等一等有些慌忙、有点无奈的自己。

心里有座古老的桥

叶荣棠

忙忙地穿梭，鼓起的白帆遮住了一片天。到站，卸货，上船，启航。徽州的桥，总是以站立的姿态，送白帆远去，等白帆归来，屹立成千年的磐石，无声背负起徽州的黑白和沧桑。

17岁的少年陶行知，从万安古镇启程赴杭求学，别父离乡。“古城岩下，水南桥边，三竿白日，一个怀着无穷希望的伤心人，眼里放出悲壮的光芒，向船尾直射在他的儿子的面上……”陶行知在伤感的心绪里举目回望，除了父亲，还有一座岿然不动的水南桥。从杭州到南京到大洋彼岸再回到故国，他一生的铿锵步伐都行走在水南桥深远多情的目光里。长空万里，始自临水一别，陶行知的心里怎能没有一座古老的桥？

徽州的桥，牵着别离。

徽州最令人牵肠挂肚的一座桥，在我出生成长的屯溪小城。两条河，从山中辛苦辗转而来，在这里相遇，扛起了一座镇海桥。此桥左牵屯溪老街，右握黎阳古镇，跨江镇海，长风泱泱。登桥举目：天高云淡，青山叠

嶂，两江相接，三江映月。

这么美的桥，郁达夫幸好没有错过。90年前的初春，郁达夫、林语堂一行八人浪游至屯溪，夜宿距镇海桥仅一箭之地的江波上。斜倚着枕头，合着船篷上的雨韵，哼哼唧唧，佳句即成：“新安江水碧幽幽，两岸人家散若舟。几夜屯溪桥下梦，断肠春色似扬州。”从《屯溪夜泊记》可知，郁达夫对当时有着小上海之称的山城屯溪并无多少美言歌咏的笔墨，山城的萧条使他兴致寡淡，倒是这座桥算是无聊中的欣悦，湿冷里的明媚了。离别了屯溪，他把一座古老的桥也装进心里带走了。

屯溪的桥，透着明媚。

对于小城的人而言，这还是一座别样的桥。虽然它的名字有着不同凡响的气势，这里的人却只愿意称它为“老大桥”。一个“老”字，把这座桥永久地埋进了小城人的心坎里。

我在幼时的傍晚，常常踱过暮色霭霭的老街去这座桥看日落西山。橘红的夕阳已成一只将要烧尽的煤球，一点一点掉落，晕染一江